

23

隐瞒贿赂



○作者 辰光

范锋记下号码后刚要挂断电话，又被孟广发叫住了：“老崔要是耍流氓，不管这个事情，你就先从小金库里拿钱，前提是一定要在这俩记者封口，绝对不能在这节骨眼上出事啊！”

当范锋给崔德贵打去电话的时候，崔德贵的手机一直处于占线的状态，因为此刻他正在破口大骂自己的弟弟和老婆无能。

崔德贵的弟弟和老婆天快亮的时候到达JY，开了五六个小时车，根本没来得及吃东西，就开始满大街地寻找两个记者的踪迹。尽管县城不大，人口也不多，但是想找两个人出来还是一件比较难的事情。

骂累了的崔德贵刚挂断电话，范锋的电话就追了进来，这使他很意外：“范局，您怎么知道我电话的？”

范锋没好气地说：“孟局给的！”

崔德贵很庆幸，自己在开始这段逃亡之前，给孟广发送去的那20万元的封口费终于起了作用。

“我告诉你，现在局里来了两个记者，就是来调查你这个事情的，你说咋办吧！”

“什么？在您那儿？”崔德贵差点没当场就在电话里管范锋叫爸爸，“我马上给我弟弟和老婆打电话，他们正在县城里到处找呢。”

范锋一听崔德贵的态度，火气也消了不少：“老崔啊！你是不知道啊，这两个记者胃口可不是一般的大啊！正规军，有真记者证的！”

崔德贵知道范锋的意思：“范局，您先给我把人稳住喽，我的人马上就到，您的这分大恩我一定要报答。咱们这样，把这俩记者的嘴封住，我准备了

50万，够就够，不够您就直接和我老婆要。要是50万没用完，剩下的全是您的。”

范锋没再说什么，只说了一句：“那就这么定了！”随后匆忙挂断电话。崔德贵立即给自己的弟弟打了电话：“赶紧去安监局，人在范局长那儿呢。记住，就一句话，事故是出了，但是没死人！一定要咬住啊！”

挂断电话的范锋始终不敢回到自己的办公室，而是一直站在一楼的传达室门口等着崔德贵的弟弟和老婆，直到他看见崔德贵弟弟的路虎车进了安监局的大院，心里的一块石头才落了地。

把两人领到自己办公室之后，范锋满脸堆笑地对江天养二人说：“久等了！我把矿主给你叫来了！”

江天养和刘东海对望了一眼，并没有站起来，江天养揶揄地说：“范局长神速啊！”

范锋一时语塞，只能干笑了两声。崔德贵的弟弟倒也机灵，急忙打破了尴尬：“您看，不知道两位大老远跑来，没来得及招待你们！”随后，他看了一眼墙上的时钟，“这都快十点了，咱们吃饭去吧！”

说完，他就上来要拽江天养，但是江天养把他的手推开了，笑笑说：“我们没有上午就吃饭的规矩。”

范锋急忙上来打圆场，假意生气地训斥着崔德贵的弟弟：“人家两位领导是来了解情况的，不是来吃饭的，你快给领导汇报一下你们家的煤矿是怎么回事！”

崔德贵的老婆在车上就已经编好了事故的全过程，按照她的说法，事故是发生在一周以前，只不过是堆放在仓库里的一些雷管和炸药不知道什么原因发生了爆炸，由于当时矿井已经停产，所以没有工人在，因此也就没有发生人员的伤亡。事故发生后，他们自觉地关闭了矿井，现在已经不再干了。

听完崔德贵老婆的说法，范锋赶紧出面帮衬：“对，对，对！他们已经向我们安监局汇报过，并且还保证以后不再干了，我们正在研究如何对他们进行处罚呢！”

江天养看了一眼刘东海，示意他在这里一定拿不到什么线索，可以离开了。

刘东海明白他的意思，便起身开始做收尾：“哦，原来是这样啊！看来是线索的错误，那就算了，我们就回了。”

范锋哪里肯让两人就这样离开，赶紧冲着崔德贵的弟弟使了个眼色，随后对江天养说：“你们先坐一下，我出去一下，去去就来。”

一条看不见的“沟”

4



○作者 钟琴

每当跟一些孩子谈起与父母交流的问题时，至少80%的孩子会一副苦大仇深的表情：“哎呀，老师，根本就无法跟他们说。”“你不知道我爸我妈，刀枪不入、滴水不进……”

同样，跟父母们说起孩子，绝大部分也都愁苦无奈：“深了不是，浅了不成，说什么都不往耳朵里进——怎么办？”

在跟孩子们说“要尊重父母，有问题可以从父母那儿得到指导，他们会帮助你解决你遇到的困惑”时，少部分点头称是，而大部分则晃脑袋，甚至撇嘴。

有的孩子干脆不客气地表示：父母（其实也包括老师）也得尊重我们呀！他们哪些方面值得敬畏？凭知识经验吗？哈！信息时代啦，守着互联网，什么不知道哇？再说了，父母和孩子在家里应当是平等的。可他们老想你这会出错那会失误的，要居高临下地管着你。最受不了哪天不小心触了爹妈的敏感神经，教训人的面孔就会摆出来，话没说上两句，老生常谈的那一套又抖落出来了，听了上句就能猜出下句，听得耳朵起茧子，干脆躲回自己的房间，门一关，塞上耳机听音乐，什么杂音全都拒之门外……有心事跟父母说？才不呢！他们要么大惊小怪，要么穷追不舍，要么就是一顿训斥。跟他们能说得清吗？本来就烦，说了更烦，别没事找事了……

遇见梁超是在2010年高考前的五月，我去梁超所在的学校给考生做考前心态辅导。下课后梁超急急堵住我：“老师，我一定要和你谈谈，如果心里的事不弄清楚，我后面的考试就没心情了。”一连三天下午自习，我的耳朵都被梁超“霸占”了去。

从小学直到初二，梁超是学校出了名的好学生，成绩排年级前几名，还是班长。初二时，梁超被学校的几个坏小子盯上了：“你不是好学生吗？敢在我们面前‘牛’吗？”连续几天放学，坏小子堵住他连打带骂地欺负。毕竟是青春期的孩子，思维和感情易偏激和扩大化，梁超由憎恨学校里的坏孩子进而扩展到怨恨整个学校：“为什么学校管不住这些人？为什么学校里会有这样的学生？”怨恨情绪使梁超对“好学生”的头衔失去兴致，随后几天不上学，无心听课，期末考试成绩下降了30多名，老师当众表示对这名曾经的优秀生不理解甚至失望，随后找到梁超的父母反映梁超的变化。梁超痛苦于老师与父母的不解，更反感老师的做法，随后开始与老师对立，最终成为老师、父母及同学心目中的差生。中考时，他没有考入重点高中。

我问：“为什么你在被欺负的时候不告诉父母或老师？”梁超说：“老师知道了，可能找学校处理那几个学生，我只会更遭殃；告诉我的父母，他们处理不好，我会受到报复。”

梁超被同伴伤害而无处申诉，被老师和父母误解、否定又无法澄清，一心上重点中学却事与愿违。懊恼、愤怒、不甘心、自负纠结在一起，伴随他到了高中。高二时，梁超开始平静下来：“我一定要考上名牌大学，来弥补自己成长过程中的缺失，同时要向曾经的初中老师和同学证明自己。”他2009年参加高考，考了500多分，在“一本”线边缘。梁超不甘心，作出复读的选择。然而，真正到了考前，曾经的内心纠结再次被考前焦虑引发出来，激烈的矛盾冲突让他坐立不安。

我让他寻找长期以来评价自我价值的习惯性标准是什么，第二天我们讨论。这是一个聪明、颇有悟性的大男孩，他侃侃而谈，我多用“是的”、“很好”、“再想想”回应。结束的时候，他非常兴奋：“老师，我从来没有将自己的内心袒露得这么多，没想到，高考前，我终于弄明白了自己长期以来的问题，真的轻松了很多。”班主任马老师告诉我：“梁超最近的状态不错！”

其实，我在听梁超述说的时候，心里很难过：如果初二时，老师和父母能取得梁超的信任，耐心倾听孩子的委屈，给以有效的指导，梁超就不会走那么一段弯路了。而梁超的父母至今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宝贝儿子当年变化的真正原因。

副刊

电话：65233688

洛阳网 www.lyd.com.cn

买车看车，上洛阳网汽车频道，信息真实，最具参考价值